

霍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对抗战初期霍县工作的回顾	梁次文	(1)
永远怀念的学军生活	梁次文	(12)
红军东渡霍县见闻纪实	李学忠	(17)
辛亥革命在霍县驱逐州官何锡祺及老张湾红坡之战	杨玉章	(20)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霍县党部所见	梁觉民	(23)
难忘的安吴青训班	梁觉民	(24)
民国时期霍县农村的村政和教育概况	贾人杰	(27)
太原“一二·一八”惨案始末	张崇仁	(32)
往事回忆两则	王步臣	(36)
清末以来霍县粮油商业面铺和磨坊概况	李治平	(39)
霍县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税	荀光华	(45)
我县历史上的几种教学形式	刘俊香	(54)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地下私塾	张兴武	(68)
北侯村薛时丕振兴学校纪实	张春 张兴武	(70)
回忆霍县师范班	贾人杰	(71)
刘家庄巧歼伪警所	朱红马口述 梁正整理	(74)
霍县风子岭全歼日军中队的战斗	李治平	(78)

北张突围	张兴武	(81)
牢狱生活	张兴武	(82)
下牢坪谈判斩壁打仗	段英才 薛逢寅	(85)
湖口渡江侧记	张 春	(87)
国民党陆军第十七军高桂滋部抗战二三事	杨玉章	(90)
中国远征军入缅和对日作战概况	陈红阳	(99)
高排长神枪杀敌吃马肉	段英才	(102)
回忆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的可耻下场	陈红阳	(104)
刘俊才烈士传略	赵美华	(106)
来自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一份档案——郭易事迹	王文英	(112)
任玉林在霍县英勇杀敌二三事		
省委党史研究室	梁 正	(116)
深切怀念南下干部朱华同志	成波平	(118)
段慎五先生传略	段士桓供稿 郭英萍整理	(120)
我所见到的易涛县知事	贾人杰	(127)
回忆李秉懿县长二三事	贾人杰	(129)
明经成坦斋先生事略	郭英萍	(130)
郭仰熙先生的书法	牛元方	(134)
张光邻事迹回忆	张五喜供稿 费铭勋整理	(135)
爱国将领高桂滋小辑	王见喜	(137)
霍县风俗小记	王文英	(142)
对《旧社会霍县的元宵节和正月“片七”》的补充	王文英	(146)

对《霍县的“彘县”、“彘水”小考》的补充资料	
.....	王文英 (147)
漫谈霍州大鼓楼	王文英 (148)
霍山名胜摭萃	郭英萍 (151)
霍县与历史人物有关连的几个地名	郭英萍 (155)
辛置矿区镇小史料	李治平 (157)
誉满三晋的霍州馍	刘任洛 (159)
人名琐谈	刘任洛 刘俊香 (163)

封面设计： 刘九林

封面题字： 薛庆隆

对抗战初期霍县工作的回顾

梁 次 文

我是霍县下马洼人，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二三年在本县城一高十三班上学。这个学校当时的学制是三年半，因此到一九二六年的夏天才毕业。学生的年令都大，有几个进步老师提倡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不只是让学生学课本，还订了很多著名的报刊杂志供同学们阅读。如我党办的中国青年《响导周报》，学生看后深受教育。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白话文，同学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学校，已有了党的活动，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研究团体，我在他们影响与带动下，参加爱国进步活动担任《一高旬刊》撰稿和协助编写。每年的五月份有几次的国耻纪念日，大都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学生上街宣传，发表讲演，每次活动都激起了群众无比的气愤，有的哭痛流涕，都为祖国的前途担忧。这时的学生世界观便开始起了变化，由初入学时的读书为谋生变为读书为国家要干一番事业。

一九二六年夏天，我考入太原省立一师读书，那时北伐军正胜利进军，但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事变，第一次大革命遭致失败。早就对中国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乘蒋介石围剿红军，积极反共之机，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很快便侵占了我东三省，蒋介石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命令东北的张学良将军带几十万大军立即撤至关内。不准抵抗日军的侵略。

身为我们这些将要毕业的青年，看到这令人痛心的事件，不能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我们的国家，是否会亡国呢？人民是否要当亡国奴呢？

一九三二年春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谷县的四高任教。那时毕业后能找个工作是很难的。这是学校照顾成绩好的学生才分配的，因此也感到荣幸，但总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走上工作岗位的，也就是在国难声中走向社会了，我幼稚的想通过做教育工作，培养一代新人，将来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就是受了当时一种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吧！

到了太谷后，我思想常考虑我们的祖国处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便仿照我在小学时的办法，给学生订进步的书报，供学生阅读，宣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三省的暴行，将报纸上发表的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及英雄事迹向同学们讲解，把书店发行的国难教材作为语文课来讲，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将来为国报效。

一九三五年刘文珍同志经我介绍来太谷五高任教（也是我师范的同班同学），我俩彼此来往，阅读进步的书报，研究怎样教育学生。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继续推行，激起受到压制的全国军民的无比愤怒，一九三五年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六年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七君子案”。这些重大的事件都成了我当时教育学生的极好教材。

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到山西，人民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山西成立了牺盟会，在太原的国民师范办了军政训练班，不久又成立了抗日决死队，我是在太谷参加了牺盟会的。我与刘文珍同志共同商量要去太原办的那个军政训练班里去学习，到太原后找见军政训练班的负责人说明我们的来意，回答是：已经开学了，过期不收。（因为我们来时是利用假期时间；平时校方是不允许的。）我们只得找在师范的一个老师托他去向负责这项工作的刘代峰同志说说（刘是牺盟会的）经再三说才勉强答应了，但得要我学校的介绍信才收。我们只得回学校去开工作的介绍信。但回去一说：学校坚决不让走，所以又去不成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华北危急，我们的思想很苦闷。不久太谷来了个青年县长叫杜任之，（是晋南人，虽是锡山派来的实际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发动群众成立救国会，我与文珍同志便去参加活动。这时北平的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救亡，到了太谷县。其中有太谷人叫杜德，（即杜润之，现在中央工作）他领的北平学生作宣传工作，还有个同志介绍我加入“民先队”，我们也参加了宣传，又把学生组织起来叫学生义勇军到附近各村宣传，教唱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毕业歌》、《大路歌》等。

在此期间陈希愈、张礼二同志（中共党员）曾秘密来过我校，（他们曾在阎锡山的66师搞军运工作。）畅谈抗日，鼓励我参加伟大的抗救运动，时隔数日关子展同

志（一师同学，当时是太原三晋高中教师）工作的学校搬至榆次车罔村。离我工作的胡村只有十几里地，我们来往密切，谈论抗日。认为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参加抗日才有出路。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国共合作，抗战爆发，虽然开了学，但哪能安心教学呢？我们联系抗日，校方又不允许，日寇打进了娘子关，大炮声都能听见了，部队撤至我校周围，无法上课了，学校被迫解散。我和文珍同志下决心回霍县组织群众上山打游击，我们的衣服、书籍、行李全部扔掉不要了，然后把在太谷二高任教的张学奎（也是一师同学，本县新村人）也叫上一同回到了霍县。

我们回县之后，没有回家，先到牺盟会的驻地文庙报到（当时文庙本是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公道团的所在地，因形势一紧县党部解散了，国民党县长也逃跑了，公道团也走了，就剩下牺盟会了）。我记得是这天的晚上，见到的熟人有同学李加森、赵子固、还有一个青年同志叫孙新人，听说他是东北人，大学生，不久前才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听人说他就是县牺盟特派员。

我们随即研究怎样开展工作，大家认为我们牺盟会是救国的团体，不能用旧政府的行政区划，决定把全县分为两个牺盟工作区，一个是牺盟东特区，也就是我县的汾河以东的霍县全境，机关驻上乐坪村，负责人是刘文珍和我。另一个是牺盟西特区就是汾河以西的几个村子（后因工作困难也合到东区工作了）。

研究决定后，马上就去上乐坪开始工作，把各村的干部、青年召集起来开会，下乡向群众宣传日本帝国主

义野心勃勃要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要恐慌，要批判从前老百姓的“哪个朝廷来也纳粮”的奴化思想。树立不当亡国奴的思想，坚定长期抗战的信念。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付敌人呢？

这就要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打游击，学会隐蔽，围困敌人，马上开展坚壁清野。我县的历史上有个习惯：每村都有仓库，存有谷子，这些粮逐年更换，存的都是新谷子，以防灾荒。如果敌人一来，必然先找粮食。我们要抗日也需要粮食，这些粮食不能留下养活敌人杀自己同胞。因此，立即动员群众转移到沿山根据地。

发动组织武装自卫队开始培养抗日干部，这些抗救工作开展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组织上决定派人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即北方局）学习抗日经验。

县委书记李加森同志（身份不公开）与我谈话，让我去临汾八路军学兵团学习。我一听，真是高兴。这是多年的愿望呀！八路军，就是红军。我可以亲身参加红军了呀！就在我临走的前一、二天的晚上李加森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就是党员了，但是千万对外不要讲，先去学习回来好开展抗日工作。入党后的第二天，我与关子展、成克、李水心、张英（上乐坪人又名张秉忠）五人一同去临汾刘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学兵团学习。

这里对外讲是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实际是党的北方局，书记是杨尚昆同志，办事处的处长是彭雪枫同志。

报到后，彭处长与我们谈了话，便编入第二区队，队长谢忠良（湖南人）。第三区队全是女同志，队长李伯钊

（杨尚昆同志的爱人、作家）。

一进学兵团就感觉到气氛新鲜，墙上贴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团结抗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团结友爱”！“学习、学习、再学习”等标语。编队后我和关子展都是班长，以后学员多了全国各地来的，他们当中有大学生、农民青年等，还有几个外国的青年也参加了。

对外名称是学兵团，实际是抗大分校，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都住在农村，总计有几千人之多，我们住在老百姓家，炕上住满了，就住在地下，吃的是小米，上课在野外，就是这样大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愉快。

学兵团的学习分好几种，首先生活就是学习，大家过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爱的生活，到处是上前线抗日救国的歌声，响彻云霄，教歌咏的就是现在中央文化部周魏峙同志。其次学习抗日救国的理论、方法几门课，一门是形势与任务，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也是指导抗日的理论课，由杨尚昆同志主讲；另一门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由彭雪枫同志讲；还有一门是群运工作由李伯钊同志主讲。我们有时就在大房子里几百人席地而坐听讲。有时在野外的地里上课。一讲就是四、五个钟头，讲的人滔滔不绝，兴致勃勃，听的人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直坚持到底。我们不但感到道理新鲜、正确，而且觉得起到武装头脑的作用。例如：杨尚昆同志在讲形势与任务时把怎样团结抗日的道理就讲的令人信服，他指出我们不要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表面强大所吓住。我们还是有战胜它的办法的。战胜日本不单是武器

好，兵多就行，我们还可发挥我们的游击战术的作用，人民战争的作用。如围困敌人，袭击敌人，搞空室清野都是克敌制胜的办法。又如：群运工作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结成鱼水关系，就能打倒敌人。

另一种学习，就是过游击生活，每天出操跑步、爬山、让逐渐习惯过山地的生活。

丁玲同志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给我们演抗日的戏，内容都是团结抗日，对敌斗争。

在我们学习期间，朱德总司令、贺龙、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讲过课。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但却起了改造人生观的重大作用。培养了革命的乐观主义，树立起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八年正月敌人南下，越过韩信岭，进攻我县。晋南的形势就很紧张了，因此北方局机关，驻晋办事处就要转移了。彭雪枫处长要去新四军任师长了，关子辰、成克另行分配工作，我和李水心、张英回到霍县工作了。

我们回来时县城已经失陷，一打听我们的机关到了东山根的石鼻和峪里。

我们来到了峪里，得知县委书记李加森同志已调离霍县工作。（当时保密不准叫县委书记）。牺盟特派员刘文珍同志接任了县委书记的工作，同时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县长就是第一天回县见到的孙新人同志，与孙见了面他笑着说：怎么样？我有些不像话吧！因为孙新人同志衣着朴素，丝毫没有点县长的架子。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经过简单的介绍之后就谈工作，经过研究开展工作首先我们要培养训练区村的干部、青年。所以就决定我搞干训工

作，担任干训班的指导员，李水心同志为工作员，张英同志为公安局的指导员。

办训练班我们也按照学兵团的办法，上课无教室就到河滩里坐上石头，面前放块黑板，我和文珍同志都讲课，内容还是学兵团的那几门课，每期 50 —— 60 人，时间十多天。办了有五期把全县的村干部基本上都训练了，这些经过训练的同志都成为开展抗日的骨干，有的送到区、县机关工作，如：成生瑜、董华生、尚友仁、李仙平、王振东、张力都曾在训练班学习过。

为更广泛的开展救亡工作，坚持在抗战时期办教育，县委决定把全县的青年教师也普遍进行一次训练。因此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前由我和李水心同志负责组织在杜庄的原三高（旧校址）开办了全县教师训练班。内容该讲什么呢？当然是抗救工作的那些内容？我根据学兵团学到的，临时决定讲抗战教育，怎样教歌咏，怎样组织儿童团。刘文珍同志讲：党的统一战线，合理负担，和游击战等。

训练班结束后，县委让我负责组织宣传队，把牺盟会当中一些青年同志都吸收进来。宣传抗日。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县把各抗日团体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总动委会），三八年的五月份我去任总动委会的秘书。黄平同志为干事。

同年夏后我又到抗日政府担任秘书。当时县政府的主要科及负责人是：民政科负责人：朱光耀（民主人士）。陈闻三（石鼻人）。

建设科负责人：田连增（圣佛人）。

教育科负责人：韦子敬（南坛人）。

司法科负责人：董昌宣（民主人士）。

过了这年秋天，这些人都不上班了。民政科换成了沙窝的薛生华，教育科换成了李水心，司法科换成了朱跃荣，财政科换成了河东办事处派来的贾子政（赵城人），收发薛修文、成克良。在此期间政府虽初成立，但工作搞的很好。县长孙新人同志才 24 —— 25 岁，工作却很是老练，各方面的经验都有，布置安排政府的工作有条不紊，头头是道，处理对外的问题，办法很得力，亲自写文件写的又快又好，道理讲的很透彻。

一九三八年日军基本上不敢出城，因为我们群众的工作作的很好。当时有国民党的十七军八十四师驻我县，称为友军，军长高挂滋兼八十四师师长，军部、师部均驻在安泽的北平镇，霍县驻的旅部，旅长是高建白，与孙新人谈话中高说他也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孙与高便拉起了同学关系。二人谈的很好，来往又密切，孙就利用同学关系鼓励高积极抗日。高对我抗日政府又深表同情与支持，曾给了不少的武器弹药，高见孙新人同志还没结婚，便亲自作媒要给孙介绍对象。

84 师驻我县根据地沿山一带，与我编村、区公所都很接近，敌人一清乡便与我互通情报，关系搞的还不错。

可是 84 师有个战地服务团，据说根本不受师部领导，有的说是托派所把持，该团有个姓贾的工作员驻在北候吊打我民兵和村干部，孙新人县长得知后，就与高共商处理办法。高觉得无法办，孙便召开了群众大会，彻底揭露了此事的真相，使贾哑口无言，又根据持久战的理论，

讲了团结抗战的道理，感动的该团的青年军官和工作人员围住窗口听讲，解决了当地国民党军队与我方制造磨擦的问题。

高建白的军队本是陕西的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军，其中有我地下党员工作的影响，因此有些基层军官和工作人员对抗日积极性较高。有些人曾主动到县政府要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小册子。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国民党卫立煌部的93军（蒋的嫡系）派了几个人到我刘家庄成立了霍、赵边区，建立霍、赵游击队，叫郭庄的刘永汉（在阎军中任过排长）当队长，又挂起了霍、赵边区的牌子，他们的领导人一个叫夏纳，另一个叫李维，经常刁难我方干部，阻碍我方工作，

93军本来驻安泽，我们的抗日区划的很清楚，可是他们偏要来我方的根据地，建立什么霍、赵边区，这就是故意与我制造磨擦，争地夺权，扩大势力范围。

他们为和我抗日政府闹磨擦，专门抓了我县牺盟特派员张和亭（刘家庄人）同志的弟弟，捏造说：昨晚他们边区的牌子被张的弟弟砸烂了，孙新人、张和亭和我带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刘家庄解决此事。

我们去后在张和亭家吃住。与他们谈判，对方蛮横不说理，不肯放入，后来孙新人同志便打听到，霍、赵边区的上级领导是93军的参谋长魏巍同志（即《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我地下党员与孙新人同志认识）。他立即向魏写了个信托人送去。魏一见信立即下令放入撤销霍、赵边区。问题就这样的解决了。解放后才知夏纳在太原重机

厂任总工程师，当时是否党员不明。

孙新人同志在遇到敌情时总是表示了他的沉着、冷静，指挥有方，从来不盲动。

例如：一九三八年秋，日军开始扫荡，他首先注意稳定大家的情绪，不是听到消息，便让群众转移，而是确实弄清了敌情、敌人确实离我们很近了，再组织群众上山，直至听不到枪声，并经过反复侦察和分析考虑确认敌人没有进村，便立即让群众回村。

一九三八年夏前刘文珍调离霍县，张和亭同志接任牺盟特派员的工作，当时河东办事处的杨振亚、邹桐同志常来我县检查工作。

我县当时的区划是：

一区：区长武化儒。二区：区长乔强生。

三区：区长陈达庵。苟迎福。北区的区长是王犹斋、陈万年。

一九三九年七月河东办事处让县干部去开会，这个会叫做“7、29”会议，主要是研究当时的政治形势，准备应付阎锡山的夺权。会议开了十多天，一直在下雨，回来时由张和亭同志领路，在深山里串了一夜迷了路出不来，就在河滩的大石头上坐的等着天明。待天亮之后，看见对面的山上_下有农民耕地，这才找见路出了山，与我们同回来的还有蒲立达同志。

永远怀念的学军生活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学兵团学习

梁 次 文

1937年冬至1938年初，我和关予展、李水心、成克、张英、（上乐平）、刘奋一等同志，经县委决定派赴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也是北方局）举办的学兵团（驻临汾刘村）参加学习，这次学习是我平生值得庆幸的里程碑。

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数十年来，一心图谋侵我国土，奴我同胞。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北大片国土，进而一九三七年又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芦沟桥事变，顷刻间华北、华东广大城乡相继沦陷，一场空前灾难，降临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来了，亿万同胞将被残杀蹂躏当亡国奴了，谁不悲痛，谁不忿怒！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拿起刀枪，战斗吧！把强盗消灭掉，赶出去。然而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执行妥协政策，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有血性的人，岂能坐以待毙！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团结救亡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掀起了，牺牲救国的浪潮汹涌澎湃，团结抗战的呼声震撼全国。覆巢之下无完卵，要保卫

祖国，要保卫家乡，要把热血洒在拼杀日寇的战场上。

亿万颗火热赤诚的报国之心，该到那里去实现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曙光看到了光明就在眼前！英雄的儿女，都奔向她的周围，这一下中华民族得救了，中华民族就要崛起了。

三七年我和关子展、李水心、张英等同志，在家乡（山西霍县）参加发动“抗救”运动两个月后，为了亲身学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与日寇斗争的经验，经县委介绍来到了八路军学兵团，参加学习受训。我们当然知道这里就是十几年反动官僚军阀要剿灭的共产党和红军，在此之前，我们不可能把红军真象了解到，总是用一般的军队来猜测比较。可是我们去报到走到村里时，却看不出军队驻地的样子，进了办事处的院子内（即北方局和办事处的领导所在地）我们的感觉好自然啊！多轻松啊！这是老乡的家么！接待我们的是彭雪枫处长的秘书赵同志，他代替处长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亲切啊！一见如故。他把我们介绍给参加学习的二区队长谢忠良同志，一见面更象是久别重逢的老同学，热情洋溢关照备至。好象是出门回了家一样。唉！原来如此！反动派把人民的子弟，人民的卫士，硬说成洪水猛兽，难怪乎它们越来越不得人心，这是多好的自我暴露啊！

报到的人还不多，就我们先来的十来个人编为一个班，关子展同志为班长，过几天后，人多了成立了分队，子展同志调任分队长，我即任一班班长，水心同志任七班班长。半月后，开学了。队长谢忠良同志宣布说：“咱们这